

忆英烈，念忠魂；思故亲，感恩情。三篇文章，有家国大义的赤胆忠心，有血脉相连的绵长思念，亦有平凡中见风骨，赤诚中见深情。岁月不负，风骨永传；感念先辈，铭记于心。

——编者

## 九旬老人忆老伴

郑玉英

清明将至，总忍不住想起我的老伴周玉栋。他一辈子从军营走到乡间，始终怀揣着一颗治病救人、为国为民的心。从年少投身抗日战场，到扎根吕梁山乡行医半生，他走过枪林弹雨，守着一方百姓，用一生践行着医者本分，也活出了让人敬重的模样。

老伴周玉栋是河北丰润人，我与他相识时，他已是一名军医。他11岁便加入抗日儿童团，站岗放哨、传递消息；13岁那年，父亲因协助地下党工作遭叛徒出卖，不幸遇害。国仇家恨面前，年仅14岁的他毅然穿上军装，成为八路军中年龄最小的卫生兵之一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再到奔赴朝鲜战场，枪林弹雨里，他凭着一身医术，救下了无数战友的生命。

1955年，周玉栋转业复员，组织询问他的工作意向，他只问

了一句：“哪儿最苦？”就这样，他一头扎进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，先后在偏远的西坡、关王庙等地行医，后来担任县医院副院长，凭借精湛的外科技术，被当地百姓亲切誉为乡宁“第一刀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，黄干部的家属突发大出血，生命垂危。在家休息的老伴听闻消息，二话不说赶往医院，冲进病房后果断处置，挽救了一条生命。后来，老黄两口子把他当成了亲兄弟，年年登门探望。

在周玉栋心里，治病救人从来都是天大的事。他不趋炎附势，对穷苦百姓却满心柔善。关王庙有位年轻村民家境贫寒、重病卧床，他当即让对方住到家里，管吃管住直至痊愈。村民感激涕零，执意认他做干爹，此后年年如走亲戚般探望。

这样的事儿，多得数不清。

看病能省则省，他绝不让病人多花冤枉钱；遇到没钱看病的人，他总是悄悄垫付药费。他没读过正规医学院，却一辈子勤学不辍，白天坐诊看病，夜晚挑灯苦读、整理笔记，密密麻麻的笔记写满了一本又一本。我心疼他太过操劳，他总说：“战场上伤员等着救，现在病人等着治，哪能停下？”

2003年元月，71岁的老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20多年过去，乡宁的百姓依然记着这位“周一刀”。我总觉得，他这一生，活得值当。

如今，我已是93岁的老人，回忆这些往事是希望后辈们铭记他那份初心——对百姓的赤诚之心，对国家的忠诚之心，对职业的敬畏之心。他一生清贫，没留下多少钱财，却留下了一身风骨，一股为家国、为百姓倾尽全力的精神。

## 一生难忘姥姥恩

安如石

敬爱的姥姥，我总觉得您还活着，始终活在我心里。您离开我已经40多年了，可我会常常想起您，睡梦中也会经常遇见您。有一回梦中，您盘脚坐在蒲团上，左手拉着风匣烧火，右手不时用小铁铲往灶膛添煤。您生前日忙碌的模样，早已深深定格在我的童年里，融进了我最珍贵的记忆。

如今，我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可每当追忆起小时候与您相伴的日子，您为全家操劳的身影，您慈祥和蔼又带着些许沧桑的面容，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姥姥，我和弟妹五人都是您带大的，您含辛茹苦照顾我们，任劳任怨操持家务，我们终生难忘。

追忆童年，我从五六岁起，就开始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想替您分担一点。印象最深的是和您一起打水抬水的场景。平日里的用水，多是父亲挑回来；可父亲工作一忙，水缸空了，又急着用水时，您就拎着水桶，我扛着扁担，一起去家附近的露天井打水。

您用扁担钩挂住水桶，探进井里，左晃一下，右摆一下，好不

容易把水桶灌满后，您在前我在后抓住扁担一起往上拽。水桶距井沿约有一尺多高时，便放平扁担，我使劲摁住别让它撅起来。您是小脚站不稳，只能跪在井沿上，左手按地支撑上身，低头弯腰，右手抓住水桶梁，猛一使劲，把水桶提上来，打水过程既费劲又危险，一旦没掌控好，不小心栽进井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抬水时，您走在后面，用右胳膊扶着扁担一头；我走在前，抬着另一头。水桶压得我肩膀生疼，我就用双手使劲往上托扁担，减轻肩膀的压力。我人小个矮，没走几步，水桶就滑向我这边。您怕压着我，总悄悄把水桶往自己那边拽。那一幕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
父母都是教师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无暇顾及家里的日常生活。每天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家，照顾我和弟妹们，都由您承担。拿衣服来说，一年四季每次都到村边的小河里去洗，其他季节还好说，冬天可就遭罪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您端着一大盆衣服，我也拿着几件，跟着您来到河边。河面结着一层薄冰，您让我找块石头

砸开冰面。我伸手一试，刺骨的冷瞬间把手缩了回来：“太冻手了，这么冷怎么洗啊？”您却毫不在意：“没事，再冷也得洗。”说着，您就坐在河边一块光滑的石头上，在捡来的平板石上不紧不慢搓洗衣服。冰水寒彻骨，等洗完衣物，再看您的手冻得红肿，可您根本不在乎，没当回事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我们家搬到城里，您又跟着我们生活了十几年，依旧一刻也闲不住。我们怕您累，总劝您多休息，您总说：“越吃越馋，越坐越懒，干点活累不倒人。”

您一辈子为全家操劳，没享几天福，生命定格在87岁。姥姥，回想您的人生，您身上具有许多美德值得我们学习。您勤劳朴实，厚道善良，生活节俭，任劳任怨，凡事总先想着别人，唯独忘了自己。

自您离去后，每年的清明节，我和弟妹们都去您的墓地祭拜。跪拜在墓前，您生前的模样、慈祥的笑容，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。姥姥，我们想您，您从未真正离开，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。

## 为烈士扫墓

晓根

我第一次为烈士扫墓，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时候。

那时每逢清明节，学校都会组织少先队小队以上的干部，前往太原双塔烈士陵园或文水刘胡兰烈士陵园祭扫。村里有辆解放牌大卡车，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车辆有限、学生众多，学校只好定下规矩：只有小队干部才能参加。我们这些普通少先队员满心羡慕。直到三年级，我终于戴上了一道杠，当上了小队长。那一刻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，倒不是觉得当了“小干部”有多风光，而是终于能在清明这天，和同学们一起去太原、去文水，为烈士们扫墓了。

扫墓前一天，大家都要备好干粮。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太原或文水，一上午根本回不来。去太原祭扫完毕，还要去少年宫参观、看电影，等回到晋源老家，往往已是傍晚。

清明前两天，老师会叮嘱我们每人亲手做一朵小白花。老师会把同学们交来的小白花集中起来，用竹子弯成一个圆形后把小白花绑在上面做成花圈敬献给烈士。

扫墓当天一早，我们在校门口登上那辆解放牌大卡车，一路高唱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向着太原的方向驶去。大约一个小时，便抵达双塔烈士陵园。园内苍松翠柏、古木参天，处处庄严肃穆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烈士墓前，献上花圈，向烈士行少先队队礼，然后听解说员向我们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。至今仍记得那年我们去祭扫的那个烈士叫王瀛，河北人，是打入阎军内部的一位地下党员，在解放太原前夕，因发动兵变被叛徒出卖而牺牲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对老师常说的“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”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第二次扫墓，是去文水县刘胡兰烈士陵园。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位解说员。他从刘胡兰烈士的生平一直讲到她英勇就义。他不仅普通话讲得好，而且讲得特别有感情，好多同学都听哭了。我至今都能回忆起他讲的开场白：“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听过刘胡兰大姐姐的故事吗？你们知道刘胡兰大姐姐是怎么牺牲的吗？你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吗？”讲到动情处，他的声音都哽咽了，我听到周围好多同学低沉的抽泣声……我没有哭。在年少的心里，我从不愿把英雄与“死”联系在一起。我只羡慕他们、崇敬他们。那时的我总觉得，英雄是不会逝去的。无论课本还是电影里，我们从不谈英雄“死了”，只说“牺牲”。在我纯真的理解里，“牺牲”便是另一种活着——活在另一片天地，活在人民心中，永远年轻，永远明亮。可惜，当时这些纯真的想法，没有出现在我的作文里。

后来长大，参军、求学、读书，慢慢懂得了更多道理。我才真正明白，那些革命先烈，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，才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，甘愿流血牺牲。

如今，我怀着与儿时同样滚烫的心情，含泪写下这些文字。仿佛又回到小学课堂，重新写完当年那篇没能落笔、也没能写好的作文。那些英烈从未远去，他们的精神，一直刻在我们心里，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。